



通俗本蘇聯文學叢書

索特河邊

13B Z 10/01



開明書店



通俗本蘇聯文學叢書

開明
書店

索特河邊

列昂諾夫原著
陶鈞改寫

索 特 河 邊

(C O T ь)

每册售價人民幣4,400元

己(遼 6700)

原 著 者	蘇 聯 列 昂 諾 夫 (Л. ЛЕОНОВ)
改 寫 者	陶 鈞
出 版 者	開 明 書 店 (北京西總布胡同甲50)
印 刷 者	國 光 印 書 局 (上海新大沽路383弄32號)
發 行 者	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營 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(北京絨線胡同63—67號)
各地分店	三聯書店 中華局書 商務印書館 開明書店 聯營書店

1951年1月初版

62P 32K

1951年4月二版(5001—10000)

有著作權 ■ 不准翻印

通俗本蘇聯文學叢書

這一套叢書是依據蘇聯的長篇小說重寫的。這些小說大都已經譯成中文了，並且對中國的青年們已經有了很大的影響。可是也有許多青年沒有讀過這些譯本。一則因為他們看不慣譯文。二則譯本字數太多，他們沒有時間看。因此我們計劃了這套叢書，把各種小說重寫一遍，使文句儘量中國化，同時刪節了一部分，成為字數比較少又容易讀，同時又保持了原來精神的重寫本。我們願意把這套書獻給愛好蘇聯文學而沒有充分時間去閱讀的，和平時不大閱讀翻譯作品的朋友們。

鐵流

綏拉菲摩維支原著 章 愷改寫 四八〇〇

水門汀

格拉特珂夫原著 秦淑文改寫 四四〇〇

一個家庭的興衰

高爾基原著 閔君立改寫 六八〇〇

索特河邊

列昂諾夫原著 陶 鈞改寫 四四〇〇

墾荒

蕭洛霍夫原著 孫 煌改寫 六六〇〇

時間，前進呀！

卡達耶夫原著 薛 昶改寫 四九〇〇

糧食

A·托爾斯泰原著 朱光輝改寫 四五〇〇

考驗

畢爾文采夫原著 錢家標改寫 六六〇〇

青年近衛軍

法捷耶夫原著 方 丹改寫 五四〇〇

真正的人

波列伏依原著 屠 文改寫 四二〇〇

開 明 書 店

本書故事提要

這是本描寫五年計劃的小說。一個工人出身做到省執委會主席的鮑本金，爲了本鄉索特河上的大森林沒有好好利用，許多人民也沒有事做，就用盡力量，請政府辦一個大造紙廠。目的達到了，就和黨委烏伐夫、總工程師布拉古、工程師伏洛夫、女化學家蘇娜，一同到索特建設。在建設的時候，遇見了許多困難。因爲這地方是很偏僻的，人民又守舊又迷信，還有和革命作對的當地舊人物暗中搗亂。其中的一個叫作非里昂，本來是軍軍官，後來在修道院裏做和尚，烏伐夫好心拉他過來參加建設，他卻和反動份子勾結，興風作浪，結果因爲要敲另一個不忠革命的人的竹槓，給那個人謀死。又加上天災，政府的經濟困難，幾乎只好減工。但這些困難都一個一個的克服了，到故事結束時，索特已經建設得像個樣子。

在克服困難的時候，鮑本金早病倒了，由烏伐夫、布拉古和伏洛夫分別主持事務和工程。這三個人都愛上了蘇娜，不過烏伐夫和布拉古都沒有給蘇娜愛上，她嫁了年輕一輩的伏洛夫。

本書原作者爲列昂諾夫，中文譯本有「索特」，董秋斯譯，三聯書店出版。

本書主要人物

鮑木金 省執委會主席，索特聯合廠的發起人，做了廠長，後來因為工作得太辛苦了，廠還沒有建築好，就得病死了。

葛羅夫 在莫斯科銀行裏做事的，管造紙的事情，從前是個造紙工人。

烏伐夫 革命前也是個造紙工人，和葛羅夫在一家廠裏。現在是黨委員。對建設索特聯合廠非常努力。

列尼 革命前的技師，不贊成革命的，後來到聯合廠做事。因為工作做錯了，給人反對，就自殺了。

蘇娜 列尼的女兒，革命時離開家庭去幫紅軍工作，後來在大學讀化學，到聯合廠做事。

伏洛夫 年輕的工程師，後來和烏伐夫心愛的蘇娜結婚。

布拉古 德國工程師。

介拉西 原是索特修道院裏的小和尚，後來烏伐夫拉他參加建設工作。

非里昂 也是個和尚。當過白軍軍官，後來參加建設，一心反革命，專門興風作浪，結果給人謀死了。
馬加里村主席，也是反革命的，謀死非里昂的就是他。

一 開端

省執委會主席鮑木金，從小在木排上做事，後來又做過造紙工人。他的多年經驗，知道他的本鄉，大可以發展造紙工業。這裏的木材是這麼多，卻沒有人來用。在業爾乞馬河畔，伏洛夫家開着一家小紙廠，還有四家鋸木廠，但是這些廠規模又小，機器又老，用不了多少木材。還有偷樹賊，但他們偷得了多少，而且即使偷完了，對國家又有什麼好處呢？因為工業不發達，這裏沒有幾個市鎮，沒有事情做的人多得很。

鮑木金可惜這麼多的材料沒人用，心想辦個造紙廠。他調查當地的情形，請專家們寫一個計劃書。有一個人來省執行委員會看他，他就把客人拉到一張舊政府傳下來的很好地圖跟前，指指點點的說：

「看，老朋友，這麼大的地方全是森林，其大無比的森林……可是呆呆的立着，白白的爛掉枯死。森林裏邊什麼都有，菌，熊，隱士，惡鬼，只是缺乏理性，沒有主義。我這裏每年要給野火燒掉六萬畝，」他吹一個牛，因為越說燒得多，越見得木材的多。「人手多，大家空着沒事做，國家沒好處。一個人不去做斫木頭工人，就只好去爐子上烤屁股，餓得發腫。黑暗極了，直到現在，他們咳嗽起來還

用燈油當藥膏，懂得嗎？就是拿燈油喝下去。只要有錢，人就能在這裏做出一番事業來……」

客人笑笑，說：「好呀，幹就是了，賣掉它們！」

鮑木金指着索特河和別條河流相會的地方，與典頭頭的說下去：「看，這兒，那兒，所有的木頭，都從這裏運來……多得很多，多得很多，一年有三萬萬立方尺……不，還要多得多，我們拿來堆在這地方，造貨色……有四萬多農氏有工做，……」

客人實在不想聽下去了，想法子打斷他的話，說：「鮑木金，你點來點去，點得這地圖髒透了。油垢刮下來可以燒湯了！」

鮑木金發起脾氣來。「你能……你能認真一點聽我講下去嗎？」

「老東西，那裏沒有路呢！」

「這只要一條七哩長的鐵路支線就行，連我也能管理這條支線。」

「錢呢？」

「你來出。」

「可惜我不在銀行裏辦事了，他們把我推到樹膠業裏去了。」

「那麼誰在莫斯科銀行裏做？」

「現在是一個叫做葛維夫的。」

「葛羅夫？……他不是在第十七革命蘇維埃的嗎？我從前認識過一個叫葛羅夫的……唔，想想看，可惜不叫葛羅夫，是叫吉羅夫。這也不要緊，沒有關係。你看這裏。我們可以在狄鐵力夫得到礬土，比爾木得到蘇打。都從水路運來。還有，去年秋天，來了個地質學家，說這裏的陶泥好極好極。」

說到這裏，鮑木金想起直到今天，還沒有什麼大路小路通到那出陶泥的地方，懶懶的坐了下去。

不管哪一個朋友來看他，他總這麼一套麻煩人家。他和一個做工程師的同事，對着外國商行的名簿會得通夜呆看。他本來只想有一個不大不小的廠，造出點夠付運費的抄寫紙印刷紙。後來夢越做越大。森林是這樣的無邊無岸，這樣的剛好有河流交叉，好像天生就的做大事業地方。伏羅格達通到密朱加的鐵路的支線，可以把紙張源源供給本國的用紙中心，要是五年計劃規定了的索運佳通到吉木的幹線造起來，還可以把出品銷到外國去。在兩條河合流的地方，造起一個大規模的紙廠，四面還有大大的木廠。……建築工人有五千，分三班輪流造一所的廠房。造紙鍋是英國運來的，大得比執委會的辦公室還大，木料堆棧設備從美國運來，新得歐洲還沒見過，渦輪發動機纖維分解機由德國運來……

鄉裏興隆起來，失業問題解決，社會主義的口號，已經從街上標語變成實實在在的生活了。農民們在電燈光下，吃喝很滋養的東西，一面聽着無線電音樂，一面讀着聯合廠的計劃。他們覺得做

人是舒服快樂，好像新出世的嬰兒……

鮑木金初步調查之後，就做了個聯合廠的計劃草案，本省最好的統計家，化學家，技術家，工程師，興沖沖的用「半年功，做成這份計劃書。結論裏說：「因為封鎖，紙張越來越少，不免要起紙荒，現在的情形，極應該發展造紙工業……」

計劃書做好之後，鮑木金一份一份的送到有關當局去批准。這是四月初的事情，可是等了好久，回音還沒有來。直到七月底邊，中央發下來一個文件，一面說原則上贊成這個建議，一面又疑心這建議能不能馬上實行。再說，所有經費，都已分派完了。

鮑木金看完了氣得要命，足足有一個鐘頭不聲不響。後來他打了個電話給省執會，恰好會裏的書記也有要緊公事，就要上中央去。接着他又向火車站定了張直達阿爾占吉爾的車票，當夜動身。

人坐在火車裏心還是煩，悶悶的走到車尾露臺上去吸煙。

「還不去睡覺？」書記招呼他。

「聽我說，我有一個意見，要是能把索連佳和溫加聯起來，出木材的地方就有三倍大了……」

「去睡覺吧，夜裏是睡覺的。」

到了阿爾占吉爾，他們即刻跑到一個必須首先通過的高級機關裏去。這機關的一個書記，本身是個文化人，照理是格外關心紙的命運的，卻反而嘮嘮叨叨的問起農民的事情，使鮑木金很覺

討厭。

「只有怨恨！森林大大的，卻沒有工做。不能用來出口，運到中央路又這麼遠。木板不經轉運，紙就不同了。所以我們決定，把木料在當地造紙！」

他走近地圖，想指出這條有名的索特河，可是尋來尋去，再也尋不出這條大河來，原來這裏的地圖不是一省地圖，是連西伯利亞、高加索、土耳其斯坦都在內的全國大地圖。他臉急得通紅，東找西找，好容易纔找到了一條小蟲似的索特河。至於索運佳呢，竟是蹤影不見。

書記們交頭接耳的不知在說點什麼，鮑木金勉強提起精神，但已沒有了多少興致，勉強強強的說：「原料足夠用到一千年，農民是好的。木頭在白白爛掉，我們卻沒有印報省不來的東西！」

總算這方面答應一定盡力注意他的事業，他就接着去見葛羅夫，心裏有點七上八落。事情剛剛開頭，實在也不能說不順利，不過奇怪的是臨走時候，那書記為什麼有那麼奇怪的一笑。是不是報不一定要用紙印，所以聯合廠實在用不着，他擔着心事走進葛羅夫的辦公室。

葛羅夫的確不是第十七軍革命蘇維埃裏遇見過的那一個。他身邊坐着個大個子。有人招呼鮑木金坐，他也不坐，只是踱來踱去，用手指戳戳煙灰碟子上的銅人，出出心裏的氣。再看看印列寧像的紙張的質地。他心神不定，覺得一切都很有討厭。已經接見到第三個客人，這客人低聲下氣的訴說村裏缺紙情形：「女人到合作社裏來買糖，糖是有的，包糖的紙卻沒有。又不好倒在她們的裙子裏。」

葛羅夫聽了客人的話，眼睛望着日曆，回答道：「我們已經答應發給你們第三區五十噸。還有別的事情嗎？」

客人有點不高興，說：「還有，男人家買糖怎麼辦，難道倒在他們的椅子裏？」

葛羅夫用手指頭敲着桌子說：「倒在原來的紙上就是了，同志！」

接着是第四個客人來見，他手執一塊白紙板，當作扇子搖着，一和葛羅夫對面，就氣沖沖的把紙板扔過去，葛羅夫面前的紙張給吹得飛動起來。

「煙捲紙板，第五十組，」葛羅夫說出這貨色名稱，還搓一搓它，「你那一行用這種紙板，不算壞了。」

客人的臉也變了，說：「對不起，這只好叫作廢物，哪裏是什麼紙板！同志，這是要用來做煙箱的呢，不是做紙馬用的。你折一下試試看！」

葛羅夫拿來一折，一折就有裂縫。大家默默相對了一會，誰也不能裝瞎子。

「你上膠以前，先來溼一溼看，」坐在旁邊的大個子，勉強想出這個法子來。

「二溼不就霉了！」客人大叫，聽得在旁的人都微笑起來。他們就叫他去見局裏的另一個人。

鮑木金氣憤憤的把剩下來的，一份計劃書放在葛羅夫桌上，一聲不響，看葛羅夫一頁頁翻動。那個大個子在他肩頭後面望着它，樣子好像很留意。

「我們已經看過，」葛羅夫聳聳肩，「向上級機關去試試吧。」

鮑木金老老實實回答：「已經試過，他們都不接受……沒有紙，報只好少印……我們應當建設……」

葛羅夫聽了客人的教訓，很不高興，說：「對，那麼建設去吧，多高貴的事業。」

「是呀，可是我們沒有一個錢。」

「這個我們這裏又有什麼辦法。報爲什麼少印呢，一家報館用用總還夠的囉。」

葛羅夫再把計劃書匆匆忙忙一看。鮑木金心想葛羅夫很像有意思，馬上用足精神，大談聯合廠的多麼要緊，越說越動聽，說得頑石也要點頭了。他說要是這個計劃不實行，索特河上的革命工作，都會變得毫無意思。但等葛羅夫悶悶的向同事看看，鮑木金心知聽的人並不在意，就說，不大下去了。

「不必大發議論的，我知道在業爾乞馬河上，你們有個小工廠……我們兩人都在那裏工作過。」

葛羅夫說到這裏，向那大個子點點頭。他知道那個廠裏的機器，已經老得要命，自己就在那廠裏做

過工人，還記得有次給紙漿濺了一身。他歎口氣，合攏計劃書，問：「去過中央委員會沒有呢？」

「兩個鐘頭以前去過。」

「見到了誰？」

鮑木金說出那書記的名字，這時候坐在半邊一直不響的大個子開言了：「坐下來談談，我叫烏伐夫，從帕普烏來的。我沒有機會讀你的寶貝計劃書……照你算來，可以出到多少數目？」

鮑木金一時答不出來，怕這數目多得使這個初交朋友吃驚。「大約，大約四萬噸一年。」

「那麼一年之內，你一定造得起新廠來？」

「對，還可以快一點也難說。」鮑木金覺得有了路，登時心花怒放起來。「鐵路交叉點要改動一下，再造一條支線……我就打算自己管這條支線。」

此後兩個月，鮑木金常常去看葛羅夫，再東去看看大報館的編輯，西去看看銀行經理，合作社人員。他成了大家相識的人物，有些地方受人白眼。他人也瘦下去了，鬚髮鬚鬚鬆鬆的。總算半路裏殺出個烏伐夫來，和他志同道合。這來得恰好，他一個人東奔西走，實在快無法支撐下去了，計劃書已經弄得破破爛爛。他求救報館，報館只有把事情弄得不明不白，登載不可靠的消息。

然而慢慢的陸續多了許多同志，事情越來越有希望。葛羅夫這邊已經討論到聯合廠的資本方面了。

革命以前，葛羅夫原來是業爾乞馬河畔一個小紙廠的工人，因為罷工鬧事，給廠主人交給了法院判他解到西伯利亞。解走的那天，從小做朋友的大莎眼看着他給兵押走。後來大莎就嫁給廠裏的年輕工頭烏伐夫。廠裏的年輕人逢放假日常來烏伐夫家裏聚會，喝着酒，講着下流話。有天早晨烏伐夫給官廳捉了去，罪名據他說來，只不過說了句對俄羅斯帝國的放肆話。過了一年放回來了，人倒也不瘦不老，就常常喝起酒來。他的寡母伐爾伐也喝一點。等到戰事發生，年輕人都給召去當兵，再也沒有聚會。烏伐夫偶爾出去到什麼地方走走。究竟到什麼地方去，大莎又不敢問。有一天他又出去了，忽然來了個陌生人，自己說是親戚，等了半個把鐘頭，伐爾伐回來了，這人纔慌慌張張的辭去，一副做祕密工作的神氣。

到後來烏伐夫也給召去打仗了。總算運氣好，在戰場上連傷也沒有受過。他照樣在軍隊裏幹革命工作，也沒有給人發覺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家裏有政治警察前來搜查，接着是他被捉了去。革命成功，他纔得到釋放，此後就步步高升。他叫娘和老婆到斯列典加河上一所住宅來住。

在內戰時候的一年，大莎又遇見了葛羅夫。她到一個職工會報紙編輯室去看他。他一見幾乎已經認不得她。後來他問起幾個熟人，知道有的死了，有的到別地方去了。「烏伐夫呢，你記得他嗎？」他問。

「他就在這裏，」她說「他做了我的丈夫了。」

過了一個多月，他們又相見了。他問起：「你在什麼地方做了呢？」

「我……你知道……」她說不出來，臉上一塊塊的紅了起來。

葛羅夫知道她是有了喜，「我知道了，快要吃紅蛋了吧？」

「大約還有四個月左右。」

「那麼你快活嗎？」

她勉強笑了笑，嘴脣擰得高高的。葛羅夫慢慢明白了她的丈夫不是怎樣愛她。

大莎是愛丈夫的。烏伐夫卻不，不過因為大莎到底是爲他辛苦，而且工作忙得要命。她覺得丈夫或者在等候一個和他一樣有本領的女人，到時候再不要她。她膽戰心驚的過着日子，卻不見有這
麼個敵人來搶她位置。他有時候也在外面荒唐，但她不覺得有什麼可怕。

就在這時候，伐爾伐和兒子分居了。她自去做工。家裏就只剩下了大莎。丈夫派出去辦公事
了，葛羅夫每星期五來看她一次。

她沒有足月就生產，打電話找來的是葛羅夫。住在樓上的女人給她找來一個產婆。葛羅夫來
了，一到門口就摸出一隻蘋果來，坐在她的身邊，講點希奇古怪的故事，叫誰聽了也不能相信。

「好了，得意的父親，出去吸一口煙吧……」產婆把葛羅夫一把推出戶外。

外面是一陣陣冷風，葛羅夫只好踱來踱去，暖和解和雙腳。隔壁的門忽然一開，顯出一個又高

又大的人來，手裏提着一個髒水桶，年紀約莫五十左右，手裏絞着一塊溼布，看看葛羅夫。

「有點冷呢，」葛羅夫說。

「冬天嗎。你是她的兄弟？」

「不大是。」

「那麼伯叔？」拿破布的人心想不是至親，怎肯管人家生產。

「說來你也不相信，不是伯伯也不是叔叔！」

拿破布的人把門一關。過了幾分鐘，門又開了，這人手裏還抱着那塊破布。「我忘記了，進來烤烤火，喝一杯熱茶，我剛纔是，用塊破布揩揩地板。」他說着還裝裝手勢招葛羅夫進去。

這位主人是個把革命當萬惡的知識分子，名叫列尼，原來是木材方面的有名技術家。十月革命時他和老婆女兒正在鄉下的姊姊家裏，不久姊姊死了，他怕工程師的白硬領引人注意，遭到禍殃，就遷回莫斯科這所住宅。在這裏可以躲在家裏，只有尋吃食時纔出一趟門去。

他的獨生女兒叫作蘇娜，年輕人生長在革命大時代，狹窄的家庭再也拘束不住了她。就在一天早晨，不聲不響的離開了頑固的父母，陳腐的家庭。一去幾年，在軍隊裏做過工作，然後送回莫斯科讀完大學，研究化學，畢了業纔回家來看看父母。開門的是眼睛已經半瞎的母親，從女兒頭上的破帽子，直到腳上的破鞋子看了一個仔細，呆呆木木的說：「是你嗎，進來吧，可是把腳底擦擦乾淨。」